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上

翟真主

安祿山

子慶緒
孫孝哲

高尙
嚴莊

史思明

子朝義

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

本姓康

名軋犖

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

禱子軋犖山虜所謂戰鬪神者

旣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突

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摻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

厥呼鬪戰爲軋犖山

母以神所命

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

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

買男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

新書作安節

爲嵐州別

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之約與思順等並爲兄弟冒姓爲安及長

忒忍多智善億測人情

解六蕃語爲互市牙郎二十年張守珪爲幽州節度祿

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

兩蕃耶何爲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

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

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

其兵有討行必尅獲拔爲偏將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

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爲子二十八年爲平盧

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

往來者乞爲好言元宗益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

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爲使

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

入朝

奏事

稱旨進驃
騎大將軍

元宗益寵之三載代表裴寬爲范陽節度

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

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
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

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
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

求食於臣乃祠郡北芝生於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

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

採訪使張利貞常受其賂

入朝盛言

數載之後黜陟使席建侯

新書作席豫建侯
其字也史臣避代

宗諱故

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林甫順旨並

言其美數公皆信臣元宗意益堅不搖矣

時宰相李林
甫嫌儒臣以

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
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祿山陽爲愚不敏蓋

其姦承問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
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

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
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

再拜時楊貴妃有寵後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元宗怪

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元宗大悅遂

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六載加大

夫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常令劉駱谷奏事與王鉷俱爲大

夫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深入謁不甚

罄折林甫命王鉷趨拜謹甚祿山悚息腰漸曲每與

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以爲神明每見林甫雖

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溫言中書廳引坐以已披袍覆

之祿山欣荷無所隱呼爲十郎駱谷奏事先問十郎何

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

曰阿與我死也

優人

李龜年嘗教其說元宗以爲笑樂晚

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

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元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

帝視

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惟赤心耳每乘驛入朝

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

五石馳者爲置第字

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

乃勝載

窮極壯麗

齋幕率

以金銀爲笏筮籬等

大抵

華僭

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

不能過

一榻坐之卷去其簾

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

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

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

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

十載入朝又求爲

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安祿山

河東節度因拜之男十一人長子慶宗太僕卿少子慶

緒鴻臚卿慶宗又尙郡主祿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

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戰馬萬

五千匹牛羊稱是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

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兼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引張通儒李庭

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尙掌書記嚴莊掌簿最

劉駱谷留居西京爲耳目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

哲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

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於行間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

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於前以自神陰令羣

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每月進奉生口駝馬鷹犬不絕以盡帝心人

無聊矣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宴設酒

中著萇若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

每度數十人

獻餼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

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汪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宴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意益侈十一載八月祿山併

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

新書本紀在十載八月案

祿山敗後方詔阿布思同討布思叛新書本紀在十一載二月舊書三月則祿山之敗在十載明矣○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河平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

卽北黃河也

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又

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濕將士

困極

大將何思德曰土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職思德親

類祿山及戰虜叢牙注矢奚聞亦又夾攻之殺傷畧盡

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

祿山被射折其玉簪以麾下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

墜坑中其男慶緒孫孝哲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

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權畧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

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

山已得布思衆則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十二載元宗

兵雄天下愈偃肆

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

案新書在十四載通鑑同

此疑錯簡

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謁

於華清宮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

楊國忠欲得殺臣元宗益親厚之遂以爲左僕射

賜實封于

戶奴婢第產稱是

却迴其月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都使奏

吉溫爲武部侍郎兼中丞爲其副

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

千人又請知總監事旣爲閑廐羣牧等使上筋脚馬皆陰

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歸

范陽

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饑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

疾行出關日行三

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元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

載元宗又召之託疾不至

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

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

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

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

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

復臣禮士淹賜其子婚令就觀禮又辭獻馬三千匹騶

宜切還不敢言乘乘三十七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無納騶兵

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

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十一月反于范陽矯

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

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

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尙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

邈張通儒何千年爲腹心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

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

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

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

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
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
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
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
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高逸
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戶楊光翻殺之以
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
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土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
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射自尉撫皆
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職無前逸最有謀勸
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久
而曰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逸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
陽無殺光翻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干年亦勸賊
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
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七
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
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
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
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

葉城匿或自殺不
則就禽日不絕

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

授既

甲不能脫

乃開左藏庫出錢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

清等相次爲大將以擊之

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闕內

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

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拍人以佞

賊祿山令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

月度河賊投草積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棹以

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郭門祿

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泣告祿山祿山在壘中驚哭曰

吾子何罪而殺之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夾道命交相斫

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
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詎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汜水鬻
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矢及祿山輿
祿山不敢過乃取谷南而過守瑜箭盡投河而死東京
留守李愷中丞盧奕採訪使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祿
山怒率軍大至封常清自苑西墮牆使伐樹塞路而奔
祿山入東京殺李愷盧奕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
涖事初常清欲殺珣恐應賊愷奕諫止之常清旣敗唯
與數騎走至陝郡高仙芝率兵守陝城皆棄甲西走潼
關懼賊追躡相蹂藉而死者塞路陝郡太守竇庭芝走

投河東賊使崔乾祐守陝郡臨汝太守韋斌降于賊

常山

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

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纒

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

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

稍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 僭稱雄 立年聖武 子慶緒

和王 達奚珣已下署爲丞相 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畧會

賁濮陽人尙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

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蹂躪雞鱗屢吐復

取常山殺 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荆襄黔中嶺南子弟

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於葉縣城北渰河王師盡沒

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

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 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

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

陵亦拔惟橐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
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于九門李立節
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
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
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玢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
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

祿山窘急圖欲

却投范陽

召嚴莊高尙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
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尙見

我爲遣尙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
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
兵雖多非我敵也尙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尙可橫行
天下爲十年計且尙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
之使自爲患耶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
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尙等與飲宴祿山
自歌若臣如初卽遣孫會高仙芝哥舒翰自潼關領馬
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等死

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爲賊覆敗翰西奔

潼關爲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元宗幸蜀

賊不謂天子能

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

太子收兵靈武賊

乃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

新書守東京譌

田乾真爲京兆尹安

守忠屯兵苑中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

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白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闔里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艾懲之不能止又賊將

類標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祿山以體肥常帶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

祿山以體肥常帶瘡

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又著疽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以疾加躁急動用斧鉞嚴莊亦被捶撻莊乃日夜謀之立慶緒於戶外莊持刀領豎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豬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及覺難作捫牀頭不得但撼幄帳大呼曰是我家賊腹腸已數斗流在牀上言訖氣絕因掘牀下深數尺爲坑以氈罽包其屍埋之又無哭泣之儀莊卽宣言於外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尊祿山爲太上皇

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

慶緒縱樂飲酒無度呼莊爲

兄事之大小必咨之初緒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

山甚黠慧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祿山以

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爲闖人祿山頗寵之最見信用

祿山肚大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緒兒以

頭戴之始取裙褲帶及繫腰帶元宗寵祿山賜華清宮

湯浴皆許緒兒等人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刳者緒兒也

慶緒祿山第二子也母康氏祿山糟糠之妻慶緒善騎

射祿山偏愛之未二十拜鴻臚卿兼廣陽太守初名仁

執元宗賜名慶緒爲祿山都知兵馬使

賊僭號變段夫
人愛其子慶恩

欲立之慶緒懼不立嚴莊高尙立爲僞主慶緒素懦弱言詞無序

莊恐衆不伏不令見人莊爲僞御史大夫馮翊郡王以

專其政厚其軍將官秩以固其心

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

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

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

祿山死使僕固懷恩使於迴紇結婚請兵討逆其月郭

子儀拔河東郡崔乾祐南遁八月迴紇三千騎至九月

廣平王領蕃漢之衆收西京

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迴紇

葉護以兵從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迴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走安

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

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

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

十月賊將尹子

奇攻陷睢陽郡殺張巡姚閻等王師乘勝至陝郡賊懼

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等

與賊戰於陝西曲沃大破之於新店

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

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死關回紇自南山

逐北二

十里斬首十餘萬伏屍三十里嚴莊奔至東京告慶緒

慶緒率其餘眾奔河北保鄴郡

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

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眾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

降嚴莊至河內南來歸順

莊妻薛含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

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

卿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人悉奔恒趙范陽

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僞中書令張通儒乘

政改相州爲成安府

太守爲尹

署置百官

以高尚平列爲宰相崔乾

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

黨益携解旬日之內賊將各以衆至者六萬餘兇威復振僞

青齊節度能元皓獨率衆歸順

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

明年改

乾元元年僞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等皆歸

順河北諸軍各以城守累月賊使蔡希德安太清急擊

復陷於賊虜之以歸鬻食其肉其下潛謀歸順者衆矣

賊皆易置之以縱屠戮人心始離

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梓血與羣

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

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

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

又不親政事繕治亭

沼樓船爲長夜之飲高尚等各不相叶蔡希德兵最銳性剛直張通儒譖而縊殺之三軍冤痛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領中外兵乾祐性復戾士卒不附

九月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以

魚朝恩爲軍容使

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壘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

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初

子儀之列陣也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接

戰子儀麾其屬僞奔慶緒逐之伏者齊發賊黨大潰

慶緒

走獲其弟慶和斬於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使薛嵩求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

救於史思明言禪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卒一萬馬軍三千先往滏陽以應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壕各三重樓櫓之盛古所未有又引水以灌城下城中水泉大上井皆滿溢以安太清代乾祐爲都知兵馬使思明南攻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城數日卽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僞稱燕王立年號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錢七萬餘鼠一頭直數千馬食隕牆麥麩及馬糞濯而飼之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六日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

儀等營中糧尙六七萬石復與孫孝哲乾祐謀閉門自守議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張通儒高尙平冽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慙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命歸城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不獲已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於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負荷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將兵遠救思明曰棄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爾爲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爲太上皇討賊卽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

孝哲崔乾祐皆縊殺之

思明改葬祿山以禮偽諡燕刺王

祿山父子僭

逆三年而滅初王師之圍相州也意朝夕屠陷唯術士

桑道茂曰三月六日西師必散此城無憂卒如其言

初祿

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讐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尙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母老乞食於人尙周遊不歸侍養寓居河朔縣界與令狐湖鄰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尙頗篤學贍文詞嘗嘆息謂汝南周鏡曰高不危寧當舉事而死終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縣尉有姓高者以其宗盟引置門下遂以尙入籍爲兄弟李齊

物爲懷州刺史舉高尙不仕送京師并助錢三萬齊物
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實以託之懷實引見高力士置
賓館中令與男丞相錫爲學無問家事一以委之無何
令妻父呂令皓特表薦之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
軍同正員六載安祿山奏爲平盧掌書記出入祿山臥
內祿山肥多睡尙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繇是寢親厚之
遂與祿山解圖讖勸其反天寶十一年祿山表爲屯田
員外郎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
較多出其手始尙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祿山以爲事
必成及顏杲卿殺李欽湊於土門揚聲言榮王琬哥舒

翰二十萬衆狗河北十七郡皆歸順顏真卿破袁知泰
三萬衆於堂邑賀蘭進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繼
收常山趙郡河北路絕者再河南諸郡皆有防禦潼關
有哥舒翰之師祿山大懼怒尙等曰汝元向我道萬全
必無所畏今四邊若此賴鄭汴數州尙存向西至關一
步不通河北並已無矣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尙等遂
數日不得見祿山憂悶不知所爲會田乾真自潼關至
曉諭祿山曰自古帝王皆有勝敗然後成大事豈有一
舉而得之者乎今四邊兵馬雖多皆非精銳豈我之比
縱事不成收取數萬衆橫行天下爲一盜跖亦十年五

歲矣豈有人能制我耶尙莊等皆佐命元勳何得隔絕
不與相見令其憂懼只此數人豈不能爲患乎外間聞
之必心搖動祿山喜曰阿浩非汝誰能開豁我心裏事
今無憂矣爲之奈何乾真曰不如喚取慰勞之遂召尙
等飲宴作樂祿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
小字也及慶緒至相州僞授侍中

孫孝哲契丹人也母爲祿山所通因得狎近

長七尺伉健有謀祿

山對側門侯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
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
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及祿山僭逆僞授殿中監間廐使封王孝

哲尤用事亞於嚴莊裘馬華侈頗事豪貴每食皆備珍

僕性殘忍果於殺戮聞者畏之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

同守西京妃主宗枝皆罹其酷與嚴莊爭權不睦及祿

山死奪其使以鄧季陽代之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

而來奔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

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墦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事連莊繫獄既難江村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

釋罪莊人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本名宰干元宗賜其名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

也姿瘦少鬚髮鳶肩偃背厥目側鼻性急躁與安祿山

同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

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騎覘賊必生

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

項之負官錢無以償走奚

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問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

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遣令百人從入朝奚

有部將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我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成主曰奚兵數百

外稱入朝內實盜請構之主潛師迎擒殺其衆囚高以

蘇張守珪爲幽州節度

功奇

奏爲折衝

與祿山俱

天寶

初頻立戰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元宗賜坐與

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元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

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

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

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闕旬哀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

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十

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

有女方求壻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

且貴乎十四載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

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顏杲卿於常山九日

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

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

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

悉爲思明所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

李光弼出土門拔常山郡思明解

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盡使

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率十四唯

共得兩束草至剉蒿薦以飼之初祿山以賈循爲范陽
留後謀歸順爲副留守向濶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
征戰在外令向濶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
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拔趙
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擊之敗思明於
沙河上又攻之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大
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幾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
兵於朔方使中官邢延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
門引還使王備守常山思明隨後徼擊之已而迴軍併行擊劉正
臣正臣易之初不設備遂棄軍保北平正臣妻子及軍

資二千乘盡沒思明將卒頗精銳皆平盧戰士南拔常

山趙郡

謀攻常山備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

降賊登城伏起賊礮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橐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

原思明再陷常山又攻河間爲尹子奇所圍已四十餘

日顏真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以救之至河

間二十餘里北風勁烈鼓聲不相聞賊縱擊之擒和琳

以至城下思明旣至合勢賊軍益盛李奐爲賊所擒送

東京又攻景城擒李暉暉投河而死

招樂安降之

遂使康沒

野波攻平原真卿覺之兵馬旣盡渡河而南攻清河糧

盡城陷擒太守王懷忠以獻祿山將軍莊嗣賢圍烏承

恩於信都承恩母妻先爲祿山所獲史思明獲其男從

則使諭承恩承恩遂降

兵尚五萬騎三千

思明與之把臂飲酒

饒陽陷李系投火死

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

河北

悉陷

生人資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為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

曳落河止三千旣數勝兵最強信然有噬江漢心

尹子奇以五萬衆渡河至青

州欲便向江淮會迴紇二千騎奄至范陽范陽閉門二

日然後向太原子奇行千里以救之二年正月思明以

蔡希德

高秀巖

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

光弼

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爲

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

使爲地道至賊障前驍賊

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出擒之敵以爲神呼爲地藏

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賜姓安名榮國

爵瀉川郡王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自祿山陷兩京

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由是恣

其逆謀思明轉驕不用慶緒之命安慶緒爲王師所敗

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三萬人初不知所從思明擊殺三

千人然後降之慶緒知其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

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謀之士謂思明

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

之對曰大夫久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此誰敢不服如大

夫比者逼於兇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
智有少康周宣之畧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轉
禍爲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至范陽
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一里使謂之曰
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
相公之來莫敢進也請弛弓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
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
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
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

前此烏承恩已

歸國帝遣
鑄諭之

遂令衙官竇子昂

新書作
金如意

奉表以所管

十三
郡

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

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

思明乃遣張忠

志守幽州假薛萼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成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

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

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憚其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卽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

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旣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尙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尙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日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

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
思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
仁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任使
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
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爲反逆之計縱延旬
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於
地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
思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
順詔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脫身南渡
思明於魏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卽乾元二年正

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爲大聖燕王

建元應天

以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

思明召慶緒等殺之併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

爲相

李歸仁爲將

以范陽爲燕京

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

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

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

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

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

九月寇汴州節度

使許叔冀合於思明

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

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

思明益振又陷洛陽破汝鄭

與太尉光弼相拒

圍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

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充鄆薛嶸擊曹

思明恣行兇暴下無聊矣

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爲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可速出兵以討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兩道齊進次榆林賊委物僞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棄甲奔散魚朝恩衛伯玉退保陝州光弼懷恩棄河陽城退居聞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爲賊所有河陽懷州盡陷於賊

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

思明至陝州

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爲

官軍所拒於姜子坂戰不利退歸永寧

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

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詎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救朝義築三角城約一

日內畢以貯軍糧朝義築城畢未泥思明至詬之對曰
緣兵士疲乏蹙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
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斬却
此賊朝義大懼思明居驛朝義在店中思明令腹心曹
將軍總中軍兵嚴衛朝義將駱悅并許叔冀男季常等
言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
有之欲喚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悅曰
若不應悅等卽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
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

據牀惆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厠思明覺變踰牆出至馬槽鞫馬騎之悅等至令僉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今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我悅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悅

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

往告之贄聞驚欲仰倒朝義領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

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以氍毹尸橐朝義便僭偽位元建

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

朝義思明孽子也寬厚人附之使人往范陽殺偽太子

朝英等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

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

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

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環甲登樓責貢等

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僞北朝清下

被執與母 僞留守張通儒覺之新書作 戰於城中數日

死者數千人始斬之貢攝軍事未幾王襲殺之自為長

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少長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畧才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

相食州縣爲墟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

義徵召不至寶應元年十月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

諸節度迴紇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

魚朝恩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副

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

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請以勇士二萬

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

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

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

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

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二十九日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

與朝義戰於邙山之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

生擒四千六百降三萬二千人器械不可勝數朝義

走投汴州汴州僞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

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間井至無煙方冽寒人皆連紙襖書爲裳褸賊走

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成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倚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

不悅田承嗣請轅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却王師逐之爭資寶賊引奇兵繞出又

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場追圍之闕四旬賊入戰入奔明年正月月閏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

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場之強不遠下朝義然納以

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

史思明

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鑿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場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場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旣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於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二年正月賊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

僞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

益死醫巫閭祠下

送款來

降梟首至闕下

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

又以僞

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張忠志爲禮部尙書餘如故趙州刺史盧淑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侖相

州節度薛嵩幽州李懷仙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領舊

職思明乾元二年僭號至朝義寶應元年滅凡四年義朝

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於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
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遣資
新書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
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
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於人者故二賊暴
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
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入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
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
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
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
希劉裕楊堅而不
至者是以著其論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下

魏夏羊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從新書增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爲衙前對授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爲管兵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爲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厯元年卒累贈左僕射祖父之贈皆以泚故也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殘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

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爲衆所推故得濟其兇
謀初隸李懷仙爲部將改經畧副使朱希彩旣殺李懷
仙自爲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爲政苛酷人不
堪命大厯七年秋希彩爲其下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
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內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
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
可衆旣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
十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
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

封懷寧郡王
實封二百戶

其年泚上表

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

襄美九年就加檢校戶部尚書賜實封百戶幽州及河
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爲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
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
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
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靖日視朝泚以偶日至代宗
御內殿引見賜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錦彩甚厚又
以器物十牀馬四十匹絹二萬疋衣一千七百襲賜其
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之來沿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沿所
賈不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
得志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郭子儀統

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統之

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尋令

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內庫弓箭以寵之十

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

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

尹實封至三百戶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爲亂

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

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土素聞懷光暴相洵懼劉

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

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人陳事海賓請假文

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

度使與諸軍討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

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

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
於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
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鐵面爲異
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
涇人德之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讓遙漢

涇原節度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反叛陰使人與泚計
議以帛書內蠟丸中置髮髻問河東節度馬燧搜獲之
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
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鎰代泚
爲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戶與
一子正員官不朝請中人監第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
並如故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鑿駕幸奉天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

詔浮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束救曜過闕下師
次滄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
羣諫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
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貴如山尙何往乃盡甲反
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悻射中人中
人返走時帝令言尙論兵禁中旣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
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
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
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
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
利禁兵悉東衛土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
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追皆不至帝出苑北門
羽衛纜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章二妃唐安公主及
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毀夜
至咸陽飯數七而去城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冒出盧
杞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
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
左帝勞之愆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於門渾
城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
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

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
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謀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
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贖寶終夜不絕道路
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 叛卒等以

泚嘗統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羣寇無帥幸泚

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爲主事必

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泚僞讓不答留使者

飲以觀衆心夜數百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

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下令曰

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朝官有謁泚者

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悉勸奉迎鑿駕旣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

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泚

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銳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爲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

恂恂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謀集

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明日

大陳旗章金石於廷

聲言以親王權主

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

等八人道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卽僞位自稱大秦皇

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心侍衛皆卒伍行列不過

十餘人

通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

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

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僞署姚令言爲侍

中

關內副元帥

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

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

新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樊系

爲禮部侍郎

據新書仰藥死不應復受僞命

禮儀使許季常爲京兆尹

洪經綸爲太常少卿彭偃爲中書舍人裴揆崔幼貞爲

給事中崔莫

新書
蔣鍊

爲御史中丞

敬釭御
史大夫

張光晟仇敬忠

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

崔宣

爲節度使

仍以其兄子遂爲太子遙封弟洎爲冀王太尉尚書令

尋又號皇太弟

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

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旣勝則令都人口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

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十日泚自領兵侵逼奉天

竊威儀輦輅闖溢道途蟻聚之衆軍勢頗盛以姚令言

爲元帥張光晟爲副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居

中書省尋以蔣鎮

新書
蔣鍊

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

夫兼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禦之泚衆大

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

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內大震十一月三日杜

希全與泚衆戰於漠谷官軍不利自是泚益驕大王師

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衄或出野戰官軍又獲利

焉

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
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

臣兵數
衄請救

泚乃大驅百姓填塹夜攻城城中設奇以應之

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爲泚造雲梯十五日

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渾瑊使侯仲莊設大坑

爲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衆頗危俄

而風迴吹賊軍城益薪潑油萬鼓齊震風吹俱熾須臾

雲梯與兇黨同爲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皇太子督戰王師

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

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

太息獻欲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

惶駭因而大潰敗賊於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

殺厲者長圍遂解焉衆庶以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

感激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

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合言於城中造戰格拋樓

每坊團結人心大異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曰攻戰
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卽使人僞自城外來周走號

令曰奉天已被百姓聞之莫不飲泣道路闕寂時有入

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

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皆屏退

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

營東渭橋尙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
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圍久食且
盡以蘆秣帝馬大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食
餅餌別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疋著治金商道權通轉
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
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耀爲賊謀曰執
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
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
止乃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瓌寶以實之

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泚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

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

皇元年泚以木封遂寧漢地也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

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

韓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

米萬斛鞭扑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軍及哥舒曜李晟

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

死豈吾心哉卽厚歛居人許季常曰一且受命而存唐

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陸下旣受命而存唐

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
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
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耶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
偽官者破賊日悉貨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失
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
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
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
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

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繪錦一百匹以此東歸希倩慙復入曰臣愚福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若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拔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符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二月李懷光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

既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鑿駕幸梁洋

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

且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授偽官十七八焉懷光初與

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事之

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鄰國及懷光決

計背叛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逼乘輿遷幸泚乃下偽詔書待懷

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旣爲所賣慙怒憤恥遂領衆

遁歸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瑩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卽以代河清

使結吐蕃三月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之衆悉於城東累敗泚

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廷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

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歸朝殺逆黨萬餘人於武亭川歸朝

奔懷光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尙可孤擊之大破泚

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尙可孤遂悉師齊進晟屯

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

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

軍二十八日官軍入苑

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關皆

北遂至白華

收復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廷芝源休

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

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

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

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

路潰散

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耶休曰漢皇帝乃

奔涇州

長武纔百餘騎田希鑿閉門登埠泚令謂鑿曰

我與爾節度何故背恩希鑿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

旌節於外續又投火焚之

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

衆止

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說田

希鑒曰公比日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
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與共成大事
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悅使庭芬却往

涇州庭芬請授已尙書平章事泚不從梁庭芬旣求宰

相不得不復往涇州

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
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

不敢

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復與泚心腹朱惟孝

共射泚泚走墜故窖中泚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

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

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獲

李希

倩等諸將皆
以次夷滅

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光送典元斬

之唯日月毋得貸唯不獲朱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塔僞

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之僭
逆宦豎朱重曜頗親密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
臘月大雨僞星官謂泚曰當以宗中年長者禳其災變泚
乃毒殺重曜而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亦出其屍而斬
之姚令言自有傳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辨給喜養

亡命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

芝尙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攻剽城邑

陷曹濮及鄆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吝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

倍宗不知也其票帥尙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
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卽與
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以應仙芝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

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左金吾衛上將軍

齊克讓爲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

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帝使平盧

威與其副曹全最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

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

侍曾元裕副焉仙芝掠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

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

州縣奏賊放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
之趣陝城不十日破入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
遇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
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
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問
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畧殘鄧

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
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中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
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閭不任
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
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知之
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
七月陷江

陵十月又遣將徐君

唐新書

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

不允

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

入斬黃蘄州刺史裴涯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
詣涯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
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
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劫
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尙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
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
由穎蔡保嶧呀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
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
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
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

兵萬五千賚備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葛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以神策統軍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帝詔崔安潛還忠武復起宋威會元裕以招討使還

之中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廷

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

詣闕請罪且求恩命又遺威書求節度時宋威害復光之功許

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並擒送闕敕於

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還攻洪州入其郭威

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自將往救敗仙芝於

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眾以統之案僖宗紀及新

書黃巢傳是時威未嘗敗此句疑誤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

復亳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

見誅率部衆入峭呀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

依讓新書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

王鐸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尙讓

乃與羣盜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

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

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

朋黨小人讒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旣一朝

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

方章奏論列皆指曰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爲形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

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

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

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

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單方掠襄邑

雍邱詔滑州節度使李暉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

都會至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授東都河陽節

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

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

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
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
一求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繆
時王

鐸雖衙招討之權緩於攻取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

賊許之駢遣將張濬梁瓚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

虔吉饒信等州因荆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

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園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莠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議加都統有詔高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議加都統有詔高道行營都 巢乃渡淮僞降於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統以拒賊

於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案僖宗紀巢之

僞降在廣明元年白廣州北寇之遂據交廣巢陷桂管

時當在下廣明元年九月渡淮下

詒節度使李迢書託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

求表爲天平節度

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

奏欲請授同正員軍將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

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

南都護廣州節度

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亦不允

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人關因抵

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遣交構狀銓貢

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贖者族皆當時極傲天子

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

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進討鐸屯江陵表

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

潭州兩屯然巢以士眾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

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

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

湘江浙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

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畧地焚廬廡人皆竄山谷

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

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

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

討使曹全最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善藻蕩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議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於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最將渡江會有詔以段彥蕃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寡不敵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入百里見舍媼日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入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入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案巢自桂陽北寇新書皆作乾符六年事僖宗紀同舊書僖宗紀作廣明元年事兩書紀傳各差一年

進逼廣陵

遣將張璘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却乃保

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

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

石案漢宏疑誤應是常宏

風降賊

詔亮海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景以天平節

兵敗於淮

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

度使使無得

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

盧攜執不可

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

巢且還寇東南

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謂天下

兵屯潞水禁賊

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自

徐衆城中許人

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潞水還殺能自

稱留後徐軍聞

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

齊克讓懼下叛

引軍還兗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

淮

九月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

吏皆亡巢自將

攻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陽留守劉允章

汝州欲薄東都

率分司官迎之繼攻陝虢逼潼關徵關戍曰吾道淮南

無拒

陷華州留將奮鈴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

我

於賊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是

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能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遺豐優承範以强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時禁軍皆長安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長不知戰陣初聞科集父子聚哭憚於出征各於兩市出直萬計傭雇負販屠沽及病坊窮人以爲戰士操刀載戟不知鐵

銳復任宦官爲將帥驅以守關

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關志十二月

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誦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輪軍中日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土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

樓皆盡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捉稅禁人出入謂之

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爲谷既官禁

賊無得而踰也尙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承純惶

會以勁弩八百邀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師會欲自殺承

之比至而賊已入博野都徑還京師始博野鳳

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博野都徑還京師翔軍過渭

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博野都徑還京師帝類郊祈

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燔掠西市哀會承範

遠然至是更爲賊鄉道前賊歸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至開

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至開

遠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觀軍容使田令孜

王若儔收合禁軍扈從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

二從中人西門匡四日賊至昭應巢以尙讓爲平唐大

範統右軍以殿四日賊至昭應將軍蓋洪費全古副

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鞞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

京兩班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綉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

五日賊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改

第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

施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尙讓曉慰市人曰黃王爲

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

人甫數日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跣而驅賊曾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

斬之火廬舍不可貴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十三日賊巢僭位

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國號大齊年稱金統

仍御樓宣赦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

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

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

以金王宜改年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唐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

賊搜訪舊宰相不獲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瑋楊希古尙

讓趙章新書爲四相孟楷鄭漢璋爲御史中丞李儔黃

夫皮日休沈雲翔蓋洪爲尙書左左右軍中尉費傳古

爲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璠爲京兆尹許建朱

新書實劉瑋爲軍庫使朱溫張言新書彭攢李新書遠

爲諸衛大將軍四面遊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

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爲軍使比之控鶴下令軍中禁妄殺人

悉輸兵於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
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
中和元年乘輿次興元詔促諸

道兵收京師二月巢使朱溫攻鄧州尙讓寇鳳翔鄭畋

遂至成都陷之以擾荆襄遣將宋出師慰之大敗賊於龍尾破畋乃馳檄告喻天

文通下藩鎮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

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哀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四月涇原行軍唐宏夫

兵俄而殺玫引軍入於王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

師屯渭橋鄭延李夏州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

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

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十二月宰

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攻者

驍勇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

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時京畿百姓皆砮於山谷累年

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踊米斗三十千官

軍皆執山砮百姓鬻於賊爲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

來同華或以賣餅爲業因奔於河中宰相崔沆豆盧瓚

扈從不及匿之別墅所由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

張直方之家朝貴怙直方之豪多依之旣而或告賊云

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沆瓚及大臣劉

濛李溥數百人皆遇害將作監鄭綦郎自此賊始酷虐

族滅居人遣使傳命召故相駙馬都尉于琮於其第琮

李湯

官鄭係舉族縊

曰吾唐室大臣不可佐黃家草昧加之老疾賊怒令誅之廣德公主拒賊號咷而謂曰予卽天子女不宜復存

可與相公俱死是日併遇害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

宏夫叔咸敗賊將尙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至石井宗陽掖渭水

秋門宏夫傅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

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處存不爲備是夜復

爲賊寇襲官軍不利巢伏野使規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

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

是以甚敗賊執宏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播破奉天引

衆數千隨宏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賊怒坊市百姓迎

王師乃下令洗城丈夫壯丁殺萬人殺戮殆盡流血成渠

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
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
勝鄭收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李孝
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
涉渭敗孝章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
卽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章二軍
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
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讖賊且亡尚讓怒殺吏
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
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
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
軍時溥督潛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
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傷
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肱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
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典平重
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
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
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
讓寇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
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

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造
強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却獨鳳翔兵固壁拓跋思恭
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
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繫沈其舟
兵遂圍溫溫數固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九月賊
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

將同州刺史朱溫降重榮

帝進拓跋思恭爲京四面節

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
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縉董
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彥
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
營都統東方達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十一月李
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

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

新書在三年正月

正月

王鐸使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於渭南

敗黃揆

於沙苑進營乾坑

二月賊將林言趙章尙讓率衆十萬

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

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巢命王璠

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大敗賊軍俘斬數萬僵斃三十里歛爲京觀璠

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乘勝攻華州塹柵以環之克用騎軍在

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師燔積聚俘級而

旋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卽發兵三萬益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

破黃揆棄華州官軍收城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

至四月八日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合忠武騎將龐從

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十日

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奔潰逐北

至望春入昇陽殿圍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賊衆猶十

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輸重珍貨於道諸軍
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
雄吐蕃所播唯衛衡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唐神麗
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唯含元殿
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
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

天下兵馬都監押楊復光露布

獻捷於行在陳破賊事狀曰頃者妖興霧市盜嘯叢祠
而岳牧藩侯備盜不謹謂大同之運常可容姦謂無事
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
我蒸黎狗其兇逆展鉏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燔炮
魑魅肆行虺蜴反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
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狂猥貽朝市之憂瘡痍
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萬姓盜汗兩京衣冠銜塗炭之

悲邵邑起邱墟之歎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仗九廟之威
靈殄積年之兇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
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
百姓十萬餘家降賊黨二萬餘衆法當持重功遂晚成
久稽原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逼近京師夕
烽高照於國門遊騎俯臨於灞岸旣知四隅斷絕百計
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蛾赴燭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
傳將畧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
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
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餐不忘寇孽今月

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
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黃頭軍
使龐從等三十二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
摧兇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瓌冀君武孫珙忠武將喬
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荆南將申屠棕滄州將賈滔易定
將張仲慶壽州將張行方天德將顧彥朗左神策弩手
甄君楚公孫佐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
順都將胡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宏裕等七十都繼進
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
革叫譟而聲將動瓦喑鳴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密張

羅網於是摩軍背擊分騎橫衝日明而劍耀飛輪風急而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蹂踐則橫尸入地騰凌則積血成塵不煩卽墨之牛若駕昆陽之象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宮前蹙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虛發其賊一時奔走南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之器自收平京闕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兇李克用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風沐雨旣茲平盪並錄以聞

帝詔陳許
延州鳳翔

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據修復宮省購

輦輅仗衛舊章祕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五月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以

兵逆戰爲賊所敗攻城急宗權乃稱臣於賊遂攻陳許

營於潞水陳州刺史趙犇迎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

之黃巢素寵楷悲惜之乃悉衆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

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於是

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

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

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爲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

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趙犇求援於太原巢遣宗權攻徐

州未克於是糧竭
木皮草根皆盡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

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

壁汝州全忠擊賊
茂子望斬萬餘級

三月

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

讓

於太康俘斬萬計拔

其四壁

獲械鎧馬
羊萬計

又敗賊將黃鄴於西華

鄴夜

拔其壁

巢賊大恐

居三日軍中
相驚棄壁走

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

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

全忠進戍尉氏
克用追巢全忠

還汴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

度水牛克用擊之
賊多溺死巢引殘

衆還封卽克用追
敗之還營鄭州

翼日營汴水北是日復大雨震電溝

塍漲流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
擊巢河瀨巢度河

賊分寇汴州

全忠拒守

李克用

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

新書

楊景

新書
各景

虎殘衆保胙城縣入寃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

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率部下降於大

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所

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奔克州克用追擊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獲男

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至濟陰而還賊散於

兗鄆界黃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新書陳景瑜與尚

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

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

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

言因及存二弟鄴揆欽兼萬厚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

州將詣溥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

詔以首獻於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偽符璽上之

拜湖州刺史是月賊平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

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

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新書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止口而

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

始張林亂徧天下朱溫卒壞神器有之大

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者許州人蔡州上爲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巢

賊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軍亂逐其帥薛能是月朝廷

授別校周岌爲許帥初軍城未變宗權因調發至蔡州

聞府軍亂乃閱集蔡州之兵欲赴難俄聞府主殂周岌

未至巢賊充斥日寇郡城宗權乃督勵士衆登城拒守

岌至卽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務翦寇上蔡有勁兵

萬人

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

宗權卽與監軍楊復光同議勤王

出師破賊

楊復光言之朝

以蔡牧授之

擢防禦使

仍置節度之號

其

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進檢校司空

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迎戰

不利因與合從爲盜

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效梁宋間

巢賊旣誅宗權

復熾僭稱帝號補署官吏遣其將秦彥亂江淮秦賢亂

江南秦誥陷襄陽

進破東都圖陝州

孫儒陷孟洛陝虢至於長

安張胄陷汝鄭盧塘攻汴州

弟宗言寇荆南宗衡亂岳鄂

賊首皆慄

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

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荆榛蔽野賊

旣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

啖其人可飽吾衆關東郡邑多被攻陷唯趙犇兄弟守陳州朱

溫保汴州城門之外爲賊疆場汴師與兗鄆合勢屢敗

賊軍兇勢日削

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畧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

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子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宏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宏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買營雙邱侵板橋盧塘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三十六屯逼汴全忠閉城大會鼓聞於郊無置聲陰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

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龍
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

紀元年二月其愛將申叢執宗權搥折其足送於汴全忠

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朱溫出師迎勞接之以禮謂之曰下官

屢以天子命達於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圖與下官同力

勤王則豈有今日之事乎宗權曰僕若不死公何以興

天以僕霸公也畧無懼色乃檻送京師昭宗御延喜樓

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磔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

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效耳衆

大笑與妻趙氏俱斬於獨柳之下宗權以中和三年
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

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
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
宏兵益強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
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
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
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
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
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
香木爲軀內金玉執素爲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

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阨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
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
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
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
解客祠前始罷禮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于
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子餘姓當
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
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
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
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

獸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請昌令日時至吾當
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
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
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
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
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
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客
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
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
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

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他鳥獸龜蛇陳於庭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卽濟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面臣昌或請置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指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

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
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
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
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縉犒
軍執應智王溫韓媪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
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
思遠王守貞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
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
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以救
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

人言外師強輒斬以狗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
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
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匹
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
在甌越今六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
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立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
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
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
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
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

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鏐遂爲
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史臣曰我唐之受命也置器於安千年惟永百蠻嚮化
萬國來王但否秦之無恒故夷險之不一三百算祀二
十帝王雖時有竊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倖之輩莫不才
興兵革卽就誅夷其間沸騰大盜三發安祿山朱泚黃
巢是也夫謀危社稷將害君親輓裂瀆宮未塞其罪故
不俟於多談也然盜之所起必有其來且無問於天特
宜決之於人事祿山母爲巫者身自牙郎偶緣微立邊
功遂至大加寵用總知馬牧特委兵權愛天子之獨尊

與國忠之相忌故不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遂稱向闕
之兵以期非望之福此所以爲亂也朱泚家本漁陽性
惟兇狡耳習聞於篡奪心不乏於忠貞暨弟爲亂階身
留京邑小不如意別懷異圖但樂荒雞之鳴唯幸和鑿
之動緣凶帥之嘗因亂得謂神器之可以徼求黃巢闕
茸微人萑蒲賤類因饑饉之歲躡王尚之踪志在斂歎
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見五輅之蒙塵謂
寶命之在我必若元宗採九齡之語行三令之威不然
使祿山各位不高委任得所則羣黎未必陷於塗炭萬
乘未必越於岷峨德宗能含垢匿瑕不佳兵尚勇不然

則取李承之言不委希烈伐叛不然則取公輔之諫早
令朱泚就行如此則未必有涇原之亂兵未必有奉天
之危急僖宗能知人疾苦惠彼困窮不然則從鄭畋之
謀赦羣偷之罪如此則黃巢不必能犯順鑿御未必須
省方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蛇螫不能斷腕蟻穴所以
壞隄後之帝王足爲殷鑒史朝義秦宗權乘彼亂離肆
行暴虐虔劉我郡邑僭竊我衣裳終雖滅亡爲害斯甚
茲亦沴氣之餘也

贊曰天地否閉反逆亂常祿山犯闕朱泚稱皇賊巢陵
突羣豎披攘徵其所以存乎慢藏

新書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
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
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
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
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
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
哉

唐書卷第二百六十下